

SWTS

响竹斋散墨

王染野 著

SHUOWEN
TANSHI
CONGSHU



GUYUECIXINMING
SUGUTANWANG
GANGUAKUTUI
JINGKIAN YUREN WEN
MENGZHONGSHUOMENG
XIANGZHUZHAI SANMO
BIYUANMOQU

百花文艺出版社

响竹斋散墨

王染野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响竹斋散墨

作 者 · 王染野

出版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850×1092毫米1/32开本 插页4印张 7.5 字数175500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06-2777-5/I · 2484 定价:12.80 元

自序

所谓响竹斋者，乃吾人小小书斋也。故乡人常常爱以“响当当的竹竿儿”这句话来形容有君子之风的人，我当然不敢自诩为君子，可一向仰慕有君子之风的人，特别当此君子之风渐少，而小人时有所见，尤其是那些以君子之面貌掩盖其小人之肺肝者在文坛上不时出没，并且还迷惑了一些人时，我就越发仰慕真君子了，因此，我便将这象征君子的“响竹”二字，拿来题了我书斋的名。

所谓《响竹斋散墨》，是指我在这书斋里写下的零星的文字。我不敢自命为旷代之才子，更不敢自诩为世界之才子，手中挥不动如椽之笔，脑海里也尚未发现有什么伟大崇高的思想，所以也只好甘于这散墨的境界，然而我仍未放弃对某些应当坚持的目标的追求，这就是倘能写得小而真、且与人有益，自觉比那大而空，且往往给人带来不利要稍稍好些吧？因为大而又空的满纸假话，不是曾经害苦了我们大半辈子吗？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以为真正的智者，是会接受这个教训的。不要去高抬那大而空的玩艺了。

这本“散墨”，由五集文章组成，其甲集题曰：《艺坛结缘录》，主要是写我所熟知的某些文艺界前辈之间艺术交往的

种种因缘故事，有的甚至还是第一手资料，今番将其公之于世，或许有点小意思；此外，有一些是纪录我与某些文艺界前辈的文字因缘，而这，就含有对他们的追怀之意了，且往往是“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词”也（引我自己的诗句）。其乙集，题名曰《域外艺苑风情》，内容亦如题目所示，都是一些外国文学艺术名家创作或生活中的小故事。其丙集题名曰《曲海寻踪》，它是我自 1986 年参预修撰《中国戏曲志》以来所积存的一些史料、经反复研究后写的一些戏曲随笔。其实，近二十年来，搞戏曲史的探讨、考证倒可算成我的主业了，目的不过想求真，是想把戏曲史研究中弄错了或遗漏了的部分，尽量加以订正和补足，以免贻误后来者，可决没有想到要去指责谁的。这一定要说清楚，否则会因误会而伤了同行们的和气，因为“和为贵”嘛！但有这等人，千方百计偷取人家资料，仅仅一知半解，便要冒充专家，实则以求求个人名利为主要目的，我是要坚决反对的。其丁集题名曰《梅边絮语》。是我 1954、1956 年两度奉派参预梅兰芳先生赴宁演出办公室的宣传工作，业余时所亲见亲闻的有关梅氏的艺术与生活种种情况的追忆，当然为求真实的反映它，必要时也翻检了若干书籍作为参考之用。而这些纪录，就今日看来，确已是比较珍贵的资料了。但我的主要用意却是为了表示我对这位戏剧大师衷心的敬仰和真诚的缅怀。梅兰芳不仅是美的创造者，他本身就是一枝人的花朵。自唐宋以来，我国的戏剧艺人近百万计，而梅先生是其中真正德艺双馨的最具代表性的剧坛伟人。其戊集题名曰《生活杂拾》。我早逾花甲，但至今童心未泯，所以江南文界朋

友有不少人见了面，总要呼我为老顽童，我也乐于接受，我以为它比老顽固、老滑头、老油条乃至老不死要好得多，不管人们以何种用意这样称呼我，而我总以为这是对我的爱称，请看，这儿的《杂拾》，连踢毽子、吃吃茶、喝喝酒都入了文章，不是确有点儿贪玩戏耍的神气么？诚然，人生苦短，何必活得太累，只要无伤大雅，不妨轻松一回。生活着是愉快的。能愉快就是幸福。不求高官禄位，也不想当百万富翁，所以这类文字我也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

目 录

甲集：艺坛结缘录

叶圣陶与戏曲艺术因缘	3
田汉在苏州的遗诗	10
琐忆诗人刘半农先生	13
大杂家郑逸梅	16
周瘦鹃与梅兰芳书画诗文因缘	21
周瘦鹃也是个大杂家	27
爱莲堂上的《嘉宾题名录》	29
吴湖帆二三事	31
郑拾风与“报界三张”	33
且说名作家唱戏	36
老舍与京戏	39
徐蔚南著作述要	43
作家笔名趣谈	45
漫忆导演大师费穆	50
多才多艺的早期女影星王莹	53

忘不了白杨	57
-------------	----

乙集:域外艺苑风情

莎士比亚在舞台上的绝招	63
友谊在散步中结束	66
夜曲——在祖国与情人之间	70
罗丹竟砍掉了巴尔扎克的手	73
于·列那尔的迁居	76
《死魂灵》成书的传说	79

丙集:曲海寻踪

唐代黄旛绰与“绰墩”“三反语”	85
“孟子书”非“说部”乃是伶官	87
柯丹邱与《荆钗记》	89
昆山腔、昆曲、昆剧	91
昆曲非魏良辅独创	94
《鸣凤记》另有作者的一条证据	96
汤显祖的《牡丹亭》本来是昆曲吗?	98
昆剧新议	104
也谈吴炳晚节	109
水绘园“冒氏家班”及其他	114
金德辉毁谱寻新声	119
禁戏专家余治	121
谭氏老生六代传	123
马、陈二老与程砚秋的文字因缘	125

程砚秋诗	129
赞其艺美 祝其寿高	133
滑稽戏是戏曲吗?	136
漫谈“听戏”与“看戏”	138
艺名玩味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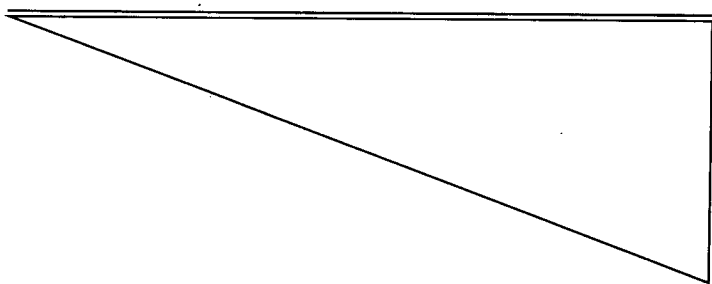
丁集:梅边絮语

梅家剧艺代代传	147
梅巧玲乃吴县人氏	150
梅兰芳的师承	156
梅兰芳的反串戏	158
“南京梅兰芳”与梅兰芳	162
梅兰芳与马连良	166
梅兰芳与田汉	168
梅兰芳与刘海粟	171
梅兰芳与布莱希特	174
梅兰芳与萧伯纳	180
梅兰芳与泰戈尔	182
梅兰芳与戏曲家齐如山	185
梅兰芳与私人秘书许姬传	188
梅兰芳厚待老友王生香	191
现代名作家诗赞梅兰芳	193
梅兰芳对著作的态度	195
梅兰芳与绘画艺术	197
梅兰芳诗作拾遗	200

梅兰芳谈戏曲联语	203
梅兰芳与梁红玉	205
梅先生看戏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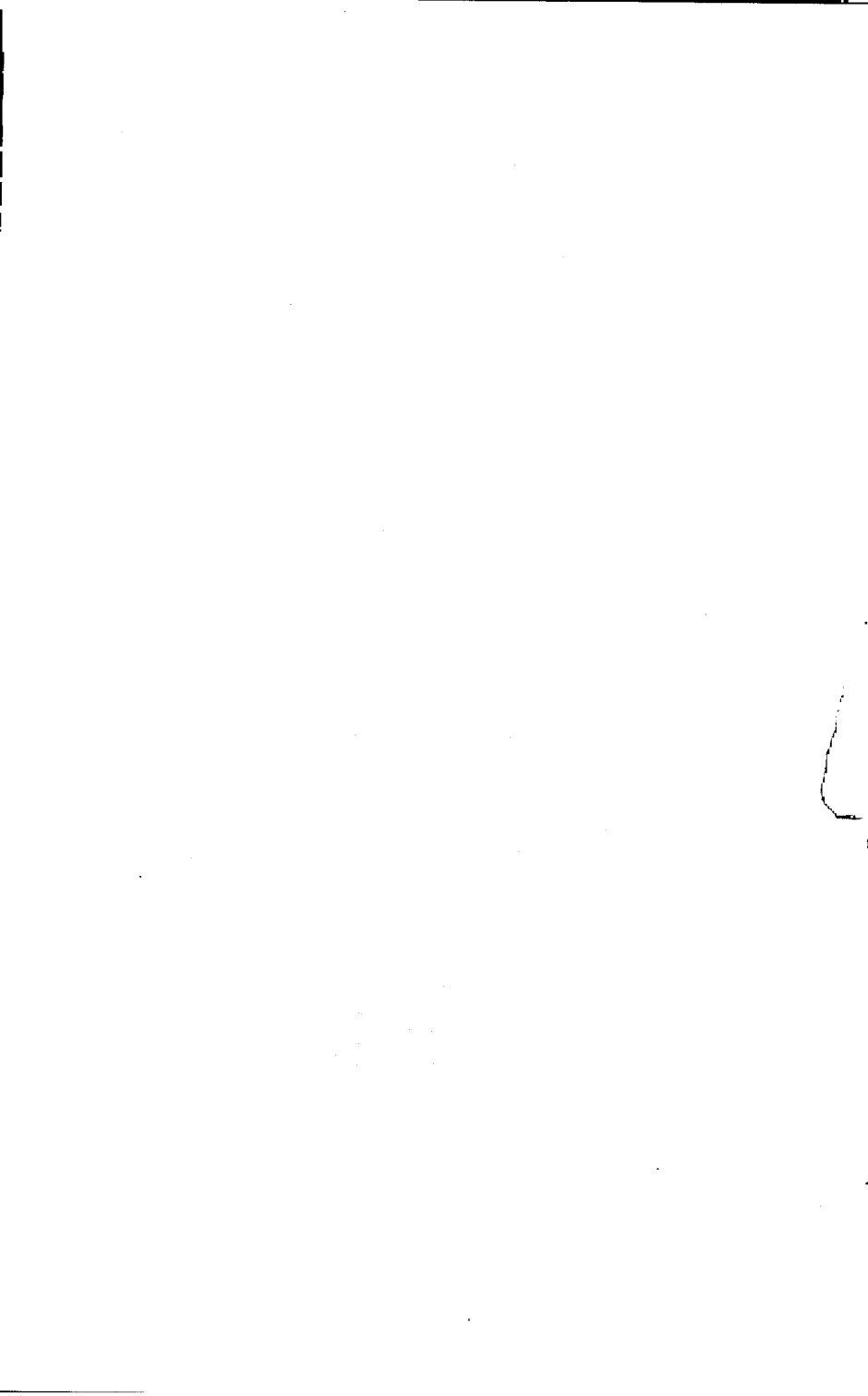
戊集：生活杂拾

曹雪芹以“医道”入文学	211
说饮茶	213
酒与人寿说	215
咸亨酒店觅佳趣	217
杂说馒头与大饼	219
端阳食品	221
说“蟹文化”	223
古人的素食与睡眠	225
且说踢毽子	227



甲集：艺坛结缘录





叶圣陶与戏曲艺术因缘

人们大抵都知道，叶老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文学家，新闻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曲艺鉴赏家，在这方面，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精辟的论述，而且及今观之，仍有其积极的指导意义。

说起叶老对我国传统曲艺的爱好，那可由来已久了。还是叶老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常于课余之暇，去苏州“光裕书场”听艺人说书。这里的“说书”是包括说“大书”和连弹带唱的“说小书”（即弹词）在内，他都极喜爱。到了1934年，叶老在《太白》月刊上发表了《说书》这篇文章，他写道：“小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如《三国志》《水浒》《英烈》（即《大明英烈传》之简称——笔者注）《金台传》等，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由此可见，他当时对评书、弹词两门艺术爱好已是很深的了。另外，他对“大书”的表演艺术也有自己的独特的领会与评价，他写道：“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替代品，诸葛亮不离手的鹅毛扇，赵子龙手里的长枪，李逵手里的板斧，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就都是那把黑纸扇。”接着

他又评述那具体的演技道：“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了，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大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张飞喝断霸陵桥就是这末一声‘咆头’，听众听到这声‘咆头’，散出书场来还觉得津津有味。”

而对于“小书”，他认为有许多表演手法也颇值得欣赏。他写道：“《珍珠塔》里的陈翠娥见母亲很势利，冷待远方来访的穷表弟方卿，私把珍珠塔当作干点心送走了他。后来忽听得方卿又来了，是个唱道情的穷道士打扮，要求见她，她料知其中必有蹊跷，下楼去见呢还是不见，踌躇再三，于是下了几级楼梯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走下几级来，这样上上下下有好多回，一回有一回的想头，这段情节在名手有几天可以说。”故叶老认为“小书是说得细腻。”而对于大书小书这两门艺术的总评价，叶老认为：“听书的人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吴用式的阴谋诡计，‘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等等，总之这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我认为他的这些批评也颇中肯，解放后，我们在进行曲艺改革时，也确实注意到评书弹词艺术中的这些消极因素，也注意到在吸其精华的同时务必弃其糟粕，而叶老在1934年间便已注意到这些问题了，这是很使人钦佩的。

在同一时期，他还在《太白》月刊一卷三期上，又发表了题为《昆曲》的专论，对昆剧的表演艺术也作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他写道：“动作跟姿势大概重在对称。……意思是使

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观赏，比如《牡丹亭》里的《游园》一出，杜丽娘小姐跟春香丫头，就是一对舞伴，从闺中晓妆起，直到游罢回家止，没有一刻不是带唱带舞的，而且没有一刻不是两人互相对称的。这一点似乎比较平剧（即京剧——笔者注）跟汉调（即今的汉剧——笔者注）来得高明。”但他又写道：“昆曲虽然注重动作跟姿势，也要演员能够体会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着祖传来表演，那就跟木偶戏差不多。”关于这一点，解放后，我们各个戏校的昆曲班，在进行昆剧表演教学时，也十分注意使学生除了透彻了解剧情和其主题思想外，连每一身段动作都详加解释、说明，务期他们领会所有动作的目的性之所在，甚至还十分具体地指出这些动作之所以产生的内心根据；但从叶老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叶老对传统戏曲也是一位行家，这些意见都提在点子上，都很正确。

正惟如此，叶老在解放后，就更加关注于戏曲工作了。记得是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的前夕，他的三儿子叶至诚同志与高晓声合作了一出锡剧《走上新路》，是反映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配合任务的宣传戏，初稿不尽完善，江苏文艺界的领导们，为了使这个戏能推出去，特烦请叶老为其润色，当时叶老身兼数职，忙碌得很，但他出于对地方戏发展的支持，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为该剧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不仅使其在艺术上趋于完整，单是台词的处理，包括白口与唱词从文字的通顺到文字的神韵的表达，都作了修改，加工和提高，共改了一百多处，后来拿到上海去参加会演，果然一炮打响，剧本获得了优秀创作奖；主演女角色，亦

即锡剧界主要明星姚澄同志在此后不久，也与叶至诚同志结为百年之好。姚大姐成为叶老贤媳，而叶老对她也颇为器重、爱护。下面，我想举出亲眼所见的一例作为实证。1957年5月中旬，著名民主人士朱蕴山老先生到南京，他与叶圣老同宴于南京新街口和平饭店三楼，那天姚澄同志也同席吃午饭，我亲见到叶老频频谦菜给这位贤媳吃，一面还很风趣地用苏州话说：“吃吃饱也吃吃好，认认真真把《红楼》里厢格位宝玉演好，这可不是不易演的角色呀！演得形似倒容易，而神似则难矣，尤其是僚（你）女扮男妆来反串宝玉更加不容易了。僚听听好！越是难越是干，弗要怕。阿是？”“是！爸爸！”姚澄含笑点首，老实而亲热地回答着。叶老又说了：“地方戏最清新刚健，她格唱词是民间诗，她格说白是白话散文，而故事大抵也像通俗小说，她的间接形式，就是这三种体裁的文学的结合，不要等闲视之，阿是？”因其见解精辟独到，所以我至今未忘。

诚然，他解放后对地方戏有好感，还表现在他对著名评剧演员新风霞女士的艺术评价上。时在1981年初春，作家吴祖光同志将他的夫人所著的《新风霞回忆录》送了一本给叶老，请他指正，叶老一口气就听人读完了它，这时叶老眼已不便看，以听代看，又连忙写了一篇书评，居然用了一个十分郑重的题目，曰：《我钦新风霞》。叶老写道：“写东西当然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可是把经历写下来，要写得像个样儿，还得有一套本领，新风霞就有这套本领，她能揣摩各种人物随时随地的内心世界，够得上说体贴入微。这套本领可能是她从小学艺时磨炼成的。”接着他又从新风霞学习

演戏这个角度论及她的写作，叶老写道：“她一直在戏院里偷着学戏，她不但看评剧，还看京剧、梆子、曲艺、话剧……先就人家唱的、做的去揣摩剧情中的人，进一步就剧中人的身份、年龄、性格、心情揣摩自己上台去该怎么唱，怎么做才更合式，新的角色就这么创造出来，为评剧的革新做出了贡献。”接着叶老又写道：“新风霞在舞台上取得成功，就因为从小养成观察和揣摩的习惯，观察与揣摩是生活的需要，做事的需要，同时也是写东西的先决条件，而在她则已经成了习惯，难怪她能写得这样好，让人读着就像看她演戏一样受她吸引。”这是一篇著名的短评，就在于叶老把演戏与著作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使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论述，而且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论述，既十分中肯地评价了新风霞从艺作文的态度，又十分具体地阐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从艺、作文方法，经他这样一番论述后，还越发使他们感到这诚然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具有实践价值。

进入老年后的叶圣老，对于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戏曲的艺术更加热爱，这反映在他对京剧名丑肖长华和昆剧名宿俞振飞两位大师的交友态度上。在五十年代中期，叶、肖二位便有了很好的友谊了，到了1959年，叶老赠了三首七绝为肖老祝寿。肖老不仅是京剧丑角艺术大师，深为谭鑫培、梅兰芳诸位大师所倾心景仰，他演出的方巾丑有“活蒋干”、“活汤勤”之称，同时他还是一名生、旦、净、丑都能授艺的全能全才的教师，自喜、富连成科班建成起至解放后他逝世前止，有一百二十余位名演员大抵皆出于肖老门下，而叶老也早知这一切，并对他深表钦佩，也经常与人说：“肖老是一部